

#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七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五聲宮 商 角 徵 羽

辨四聲 禁四聲 明二變

樂德 樂語

一曰宫

揚雄之論聲生於日以甲乙為角庚辛為商丙丁為徵壬癸為羽戊己為宫至於對或人之問則曰黄鍾以本之中正以平之是五聲之本出於黄鍾九寸之律為宫而宫之為聲以時言之位四時之中以聲言之為四聲之綱猶之宫室之宫居中而覆乎四隅也其聲則和平厚重洪舒而最濁猶牛之鳴窌也其數五成數十絲數八十一應九九之數也其時季夏其日戊己其辰辰戌

丑未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精句陳其蟲祼其嶽嵩山其生金其勝水其行土其味甘其臭香其色黄其臟脾其性信其情恐其事思其主唱聲調則廣裕亂則荒驕君之象也王之宫縣亦取諸此盖天統以圜鍾為宫地統以函鍾為宫人統以黄鍾為宫以其尊無二上故也先儒有十二宫之說豈樂殊貴賤之意耶

二曰商

商金行也其數四成數九絲數七十二其濁次乎宫其

聲明以敏其和溫以斷其律中夷則其日庚辛其辰辛酉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精白虎其蟲毛其嶽華山其時秋其方西其生水其勝木其味辛其臭腥其色白其臟肺其性義其情怒其事言其主和聲調則凝敏亂則陂壞臣之象也臣以度義為忠則商之為言度也先儒謂商章也疆也誤矣

三曰角

角木行也其數三成數八絲數六十四清而不皎濁而

不涸其聲防以約其和潔以淨其律中太蔟其日甲乙
其辰寅卯其帝太皡其神勾芒其精蒼龍其蟲鱗其嶽
泰山其時春其方東其生火其勝土其味酸其臭羶其
色青其臟肝其性仁其情喜其事貌聲調則圓徹亂則
憂恐民之象也蓋角形之上窮善觸而難制而小民之
難保如之然則角之為觸其來尚矣

四曰徵

徵火行也其數二成數七絲數五十四其清踰於商其

聲迅以疾其和平以切其律中仲吕其日丙丁其辰巳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精朱雀其蟲羽其嶽衡山其時夏其方南其生土其勝金其味苦其臭焦其色赤其臟心其性禮其情樂其事視聲調則流演亂則哀勤事之象也葢徵之為義出無而驗有者也先儒謂徵祉也止也又謂閏聲四調無徵調誤矣

五曰羽

羽水行也其數一成數六絲數四十八其清踰於徵其

聲散以虚其和短以抑其律中應鍾其日壬癸其辰子
亥其帝高陽其神元冥其精玄武其蟲介其嶽恒山其
時冬其方北其生木其勝火其味鹹其臭朽其色黒其
臓腎其性智其情悲其事聽聲調則平和亂則危匱物
之象也先儒謂羽宇也舒也盖羽之為物因時翕張而
已翕而宇之張而舒之羽之義也然宫唱而商和則善
太平之樂也角從宫則哀哀國之樂也羽從宫則悲亡
國之樂也自其變成方言之謂之五聲自其比音而樂

言之謂之五樂其實一也先儒謂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音用火尺則重用金尺則兵用木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亦臆説也

辨四聲

人感物以形聲聲本無而為有故五聲之别宫為上平聲商為下平聲角為入聲徵為上聲羽為去聲知此可與言聲律矣先儒一宫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

變宮之說一何妄耶唐調露中太子使樂工於東宮奏寶慶之曲李嗣真聞之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驗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多而哀調苦非美善之音也數月而太子廢可謂深於音樂者矣由是言之樂其可妄作哉

## 禁四聲

昔顏淵問為邦孔子對之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淫者蓋以謂樂聲有四狎侮之唱則慢聲也不若凶之不善非

怨之吟則凶聲也不若過之不中常舞於宮酣歌於室則過聲也不若淫之不正然則北里之曲其淫聲歟為邦以禮樂為急樂以放鄭聲為先故樂師凡建國所禁之聲其序如此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淫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雅也先王建國不先禁雜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古之人將欲揚善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禮樂

之道同歸故曲禮論安民之禮以毋不敬為先周官論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為先

明二變

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駢拇枝指出於形而侈於形存之無益也去之可也二變出乎五聲而淫於五聲存之亦無益也削之可也蓋五聲之於樂猶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五常之在人也五聲可益為七音然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其說

必不行矣先儒必為是説者盖有原焉左氏傳曰為之七音以奉五聲周語載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楚語述先王之祀有七事而以天地民四時之務當之書大傳述聖王巡十有二州論十有二俗以定七始而以七統當之漢焦延壽京房鄭康成之徒謂黄鍾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鍾為變宫蕤賔為變徵是謂七始班固又從而傅會

之謂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其說始於夏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為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皆虛其土猶大衍之數虛其一也大衍之數虛其一無害為五十七音之數虛其土無害為八音也若以七音為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歟臣嘗讀後周史

武帝時有龜茲人白籍入國最善為胡琵琶聽其所奏之調有七音一曰娑陁力二曰雞識三曰沙識四曰沙侯五曰加濫六曰般贍七曰俟利箑以應七律之音合為八十四調又知二變之聲出於夷音非華音也蘇夔素號知音嘗援韓詩外傳樂聲所感及月令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聞更加變宮變徵是欲以夏變夷不欲以夷音變夏樂也若夔者可謂知五聲之本矣今夫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宮既為君而又有變宮是二君也害教

莫甚焉豈先王制樂之意哉

## 樂德

周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蓋中以本道之體其義達而為和其敬達而為祗祗則順行所成庸則友行所成友以事師長孝以事父母則樂德所成終始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則人道而已若通之於天道則孝不足言之然則自世胄而言謂之胄子自合國子弟而言謂之國子其實一也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

命夔教胄子以直寛剛簡之四德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周命大司樂教國子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六德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以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孔子曰成於樂則樂者固教之始終歟太學之教先入學釋菜以示之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之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縵者達之以安樂是知教人始終以樂豈特國子而已哉雖萬民之衆司徒固以六樂教之中樂禮教之和矣周之教國子非特樂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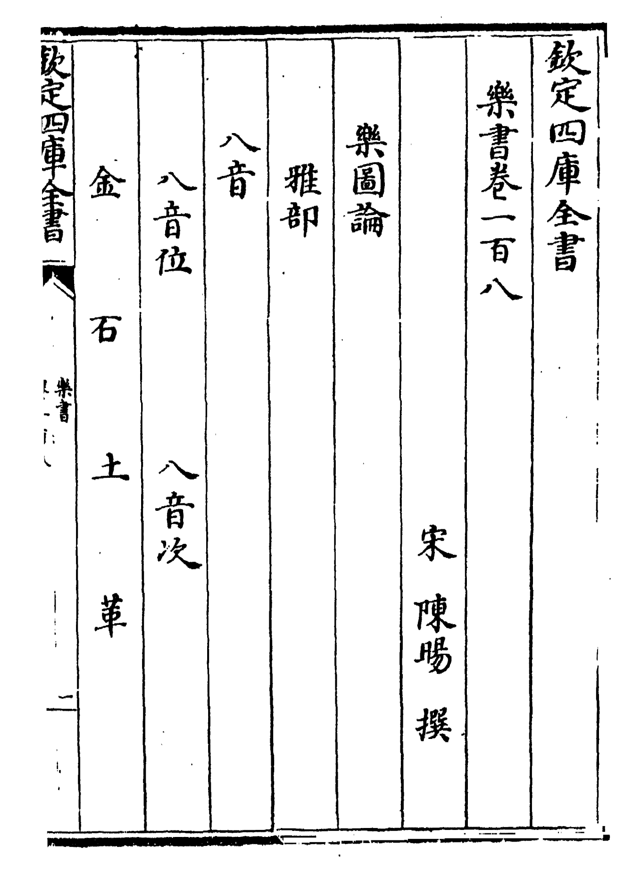
蓋并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教胄子不足於此耶以經求之詩言志歌永言非無樂語也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該之而已樂德必始於中和者樂為中和之紀故也荀卿亦曰樂之中和

樂語

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道諷為樂語之體誦言語為樂語之用其實一也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大樂

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又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天者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樂記曰樂終可以語可以道古瞽矇掌弦歌諷誦詩傳曰樂語有五均是知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以備升歌大致不過如此先樂德後樂語者德為樂之實語為樂之文與四科先德行後言語同序

樂書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八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八音位　八音次

金　石　土　革

絲　匏　竹　木

八音位

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南列磬於西北列鐘於北所以正其位也記曰列其琴瑟管磬鐘鼓如此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鐘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後聖有作爲樂如此其備則蕢桴而土鼓

雖鄙朴而不足尚然先王必存而不廢者貴本始之意也

八音次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播之以八音先金石而土革次之先絲木而匏竹次之八者之序也國語曰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太元曰劚割竹革木土金繫石彈絲以和天下棿㩕之八風八音所以棿㩕八風而遂之八風所以從律而不失先後之序故其論次亦因之而已

## 一曰金

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音聲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特謂之金者以金為主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音

之實也

二曰石

石之為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為磬之屬焉盖金石之樂其聲未嘗不相應故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真以車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知矣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漢至成帝時尚未有金石

之樂及晉武破苻堅之後而四廂金石始備焉後世猥以泗濵石其聲下而石和而以華原所出者易之信乎審一以定和難矣哉

三曰土

土則埏埴以成器而冲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凉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塤之屬焉蓋塤篪之樂未嘗不相應也故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又曰如

塤如箎樂記以塤箎為德音之音周官笙師并掌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矣

四曰革

革去故以為器而羣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黄鍾其聲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鼓之屬焉蓋鼗所以兆奏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示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樂記亦以鞉鼓合而為德

音周官少師亦以鞉鼓并而鼓之也

五曰絲

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宫其律蕤賔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弦之以為琴瑟之屬焉蓋琴瑟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

六曰匏

匏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為母象

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尚議其律大吕太蔟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處之以為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葢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

七曰竹

竹之為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

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温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為簫管之屬焉

八曰木

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斵之以為敔柷之屬焉樂記曰作為椌楬德音之音柷敔以椌楬為用椌楬以柷敔為體二者之聲二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

樂書卷一百八

樂書卷一百九

宋 陳暘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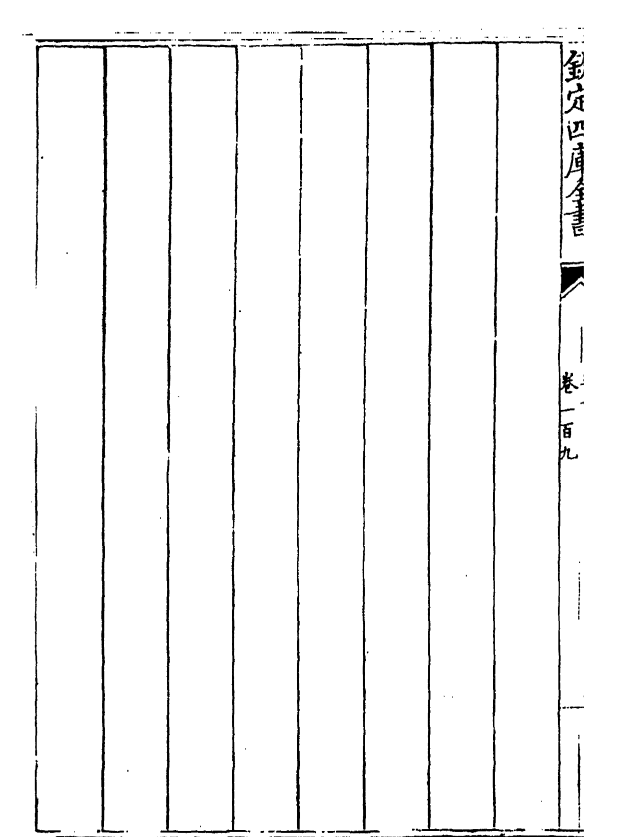
樂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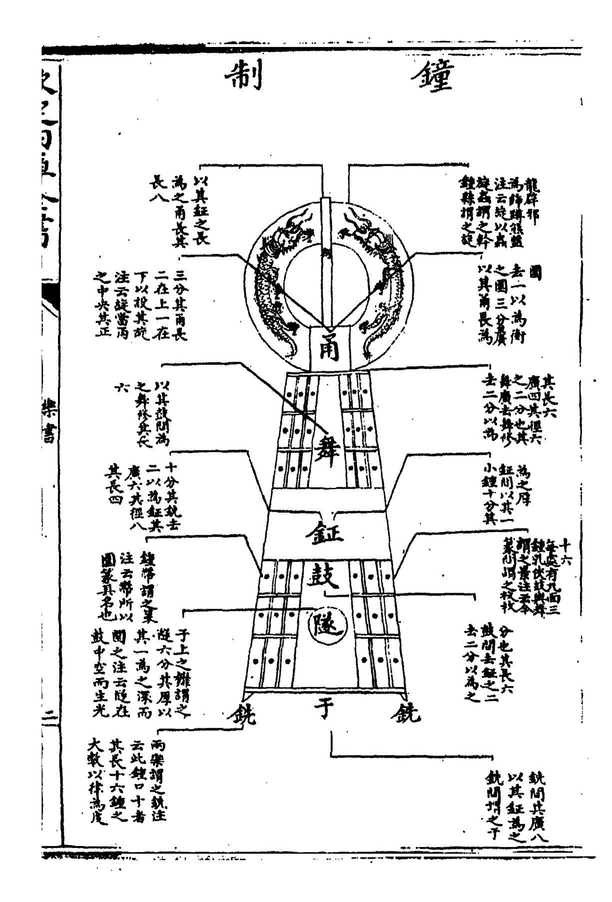
雅部

八音金之屬

鍾制 鏞 鎛

剽 棧





鐘制
甬
舞
鉦
鼓
隧
銑
于
銑
龍辟邪
為飾蹲猴盤
注云旋以蟲
旋蟲謂之幹
鐘縣謂之旋
圜
去一以為衡
之圜三分其廣
以其甬長為
其長六
廣四其徑六
之二分也其
舞廣去舞修
去二分以為
為之厚
鉦間以其一
小鐘十分其
十六
每處有九面三
鐘乳伏鼓與舞
謂之景注云本
篆間謂之枚枚
分也其長六
鼓間去鉦之二
去二分以為之
銑間其廣八
以其鉦為之
銑間謂之于
以其鉦之長
為之甬長其
長八
三分其甬長
二在上一在
下以設其旋
注云旋當甬
之中央其正
以其鼓間為
之舞修其長
六
十分其銑去
二以為鉦其
廣六其徑八
其長四
鐘帶謂之篆
注云帶所以
圍篆其名也
于上之攠謂之
隧六分其厚以
其一為之深而
圜之注云隧在
鼓中空而生光
兩欒謂之銑注
云此鐘口十者
其長十六鐘之
大數以律為度

呂氏春秋曰黄帝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傳曰黄帝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鐘考工記鳬氏為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謂之銑間去二分以為鼓間以其鼓間謂之舞修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長為之圜三分其圜去一以為衡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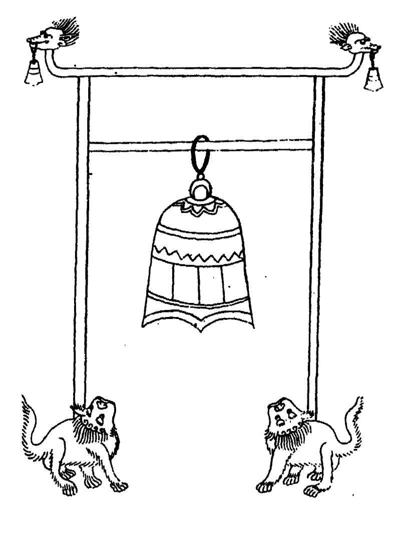
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為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由是觀之銑于鉦鼓舞鐘之體也甬與衡鐘之柄也舞鼓徑六而長亦六鄭氏以此為鐘口十其長十六也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

度數若黄鐘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為度則銑徑五寸有竒鉦鼓舞之所居者遞去二分則舞修三寸有竒舞廣二寸有竒林鐘之律六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為度則銑徑三寸有竒鉦鼓舞之所居者遞去二分則舞修二寸有竒舞廣一寸有竒餘律之鐘亦然賈公彦曰律各倍以為鐘舉一端也大鐘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為之厚蓋鉦體居銑之六與鼓閒同鉦閒又殺矣與鼓閒異此所以

各十分之以為厚薄鄭氏曰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宜
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則近之鼓外
二鉦外一以謂鼓外二閒鉦外一閒而十分之以其一
為厚薄其説誤矣臣嘗考唐史商盈孫案鳧氏欒銑于
鼓鉦舞之法用筭法乗除鎛鐘之輕重髙下定編鐘之
制黄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十三分有半差為四十八
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圍莫不有齊量焉使工案圖鑄之
凡二百四十枚及其成也音韵與磬協矣今太常所用

舊鐘無慮千枚其間或類古法大抵出盈孫所造外此則器律短而聲高矣五代以来至周時亦嘗考覈聖朝嘗詔李照制管調律而更鑄焉其法悉圓其形而弇一孔其上出柄蟠龍之飾雖和應于一時然較古鐘如鈴而不圜者異矣唐制凡私家不設鐘磬三品以上女樂五人五品以上不過三人是不知周官大胥樂縣之制也

鏞



考工記鳧氏為鐘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皆有說焉故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昺之齊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出所制有齊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

達回伇弁之過一歸正緩之中聲而已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則鐘以中聲為本矣昔齊景公為大鐘鐘大懸下其氣不上薄仲尼譏之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非之魯莊公鑄大鐘而國小鐘大曹劌規之皆失中聲故也伶州鳩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此之謂歟令夫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鐘以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為先笙鏞次之商詩以置我鞉鼓為先鏞

鼓次之周詩以賁鼓為先維鏞次之是鼓大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鏞從之先王立樂之方也鄭氏謂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不知用鐘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以為樂在於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為不在于鐘鼓則鐘鼓不抎吾無以見聖人矣世傳為鐘者多矣或謂炎帝之孫鼓延或謂黃帝之臣營援或謂堯舜之臣倕豈皆有所傳聞然邪臣竊嘗論之虞夏

之時小鐘謂之鐘大鐘謂之鏞周之時大鐘謂之鐘小鐘謂之鎛則鎛之爲用其實編鐘也編鐘之用其實歌鐘也一器而三名之各有攸趨爾

鎛　剽　棧

古之聖人本陰陽别風聲審清濁作十有二鐘主十有二月之聲鎛亦如之傳曰黄帝使營援鑄十有二鐘加五音以詔英韶所以敂升降之氣道天地之和周人因之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言律則知聲之為鐘言聲則知律之為管蓋數本起於黄鐘始於一而三之歴十二辰而五聲偹以十二辰之鐘寓十二律之聲此中聲之所由出而鐘律所以和諧也宋史所載漢中得銅鐘十二豈古鐘歟莫非鐘

也大者謂之鏞以民功為大故也書言笙鏞詩言賁鼓維鏞鏞鼓有斁是已小者謂之棧以象功之淺者也昔晉人得鐘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是已若夫大而不鏞小而不棧則又掠其大小之聲而歸於中焉其斯以為剽歟儀禮大射阼階之東笙磬其南笙鐘其南鑮西階之西頌磬其南笙鏞其南鑮皆南陳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鑮昭其大也大鈞有鑮無鐘甚大無鑮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鑮大鈞宮商也

必和之以細故有鎛無鐘則鎛小鐘大明矣晉語左傳鄭伯嘉納魯之寶鄭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鎛韋昭杜預皆以鎛為小鐘然言歌鐘及其鎛則鐘大鎛小可知鐘師掌金奏大鐘也鎛師掌金奏小鐘也許慎曰鎛錞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鄭康成謂鎛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大鐘文鏞亦名為鎛不亦失小大之辨歟以經考之自虞至周鏞大而鐘小自周公制禮鐘大而鎛小雖有改制大名無變大小之實也秦漢以來

鍾鎛之制小者或數寸大者或容千石皆不本律度故梁去銜鍾而設鎛隋疑無射之鎛無合曲之義乃襲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聲韻始克諧矣聖朝之初鎛鍾有三調六曲更詔依均擊之與編鍾相應要之失細大之制非成周制作之意也傳曰黄鍾之鍾容秬黍一斛一斛八斗為度國語曰度律均鍾以定中聲白虎通曰鎛者時之聲也節度之所生也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斯言信矣

樂書卷一百九

樂書卷一百十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編鐘　歌鐘　青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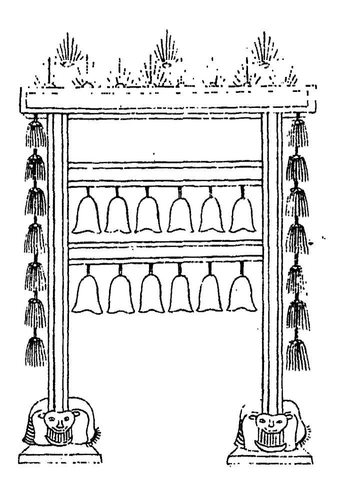
赤鐘　黄鐘　白鐘

黑鐘　和鐘　釁鐘

銘鐘　鐘聲上　鐘磬中

鐘聲下　修

編鐘十二枚



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歸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則以十有二辰正鐘磬樂縣之位豈他故哉凡以齊量數度考中聲順天道而已葢編鐘十二同在一虡爲一堵鐘磬各一堵爲肆春秋傳歌鐘二肆則四堵也小胥之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是鐘磬皆在所編矣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於鐘言編則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雜離則特謂之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

如此則鐘可知也荀卿言縣一鐘大戴禮言編縣一言特縣鐘磬如此則編鐘編磬亦可知豈非金石以動之常相待以爲用乎由是觀之鐘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之制也漢之服虔以十二鐘當十二辰更加七律一縣爲十九鐘隋之牛洪論後周鐘磬之縣長孫紹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爲十四梁武帝又加濁倍三七爲二十一後魏公孫崇又參縣之合正倍爲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

變四清言之也蔽於二變者不過溺於國語書傳蔽於四清者不過溺於樂緯皆非聖經之意也惟聖朝李照范鎮廢四清用十二律之議何其智識之明而遠過於諸子乎李照雖知去四清而不知去二變猶不去四清也將何以成和樂邪真目論也編鐘宮縣用之先儒謂設於甲丙庚壬之位十二律各有正聲又取黃鐘至夾鐘四律爲清聲此牛洪據鄭康成及樂緯之說也古者編鐘編磬登歌用之以節歌句故堂上擊黃鐘特鐘而堂下編鐘應之擊黃鐘特磬而堂下編磬應之上下唱和之道

也

青鐘　赤鐘　黄鐘　白鐘　黑鐘

昔黄帝作三聲以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心三曰黄鐘洒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五行淮南子謂孟秋之日西館御女白色白綵撞白鐘是也尚書大傳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黄鐘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由是觀

之黄鍾所以奏肆夏也蕤賓所以奏采薺也出撞陽鍾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易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之意也入撞陰鍾而陽應之是止而濟之以動易序卦不可以終止之意也樂師言行以肆夏先於趨以采薺豈主出言之邪禮記趨以采薺先於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邪大戴禮言步中采薺趨中肆夏誤矣後世奏永至之樂爲行步之節豈做古采薺肆夏之制歟

和鍾

禮記曰內金示和也郊特牲曰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蓋鐘之爲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埀之和鐘非淫聲之鐘也然鐘之大者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者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大而短則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聲舒而遠聞所謂和鐘者一適厚薄侈弇小大長短之齊以合六律六同之和而已左傳所謂鐘小不窕大不摦和於物是也昔宋武帝太極殿前鐘聲嘶矣帝問張

永永對以鐘有銅滓乃鑿而去之聲遂清越何知音之審耶

釁鐘

古者器成而釁以血葢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猶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也周官天府上春釁寶器荆王伐吴將殺沮衛蹷融釁鼓則釁鐘鼓之法其來尚矣周之所釁非特此也大司馬之於軍器小子之於邦器卜人之於龜雞人之於雞太祝之於逆牲小

祝之於祈號圉師之於庡女巫之於浴皆在所釁焉齊宣王之時將以牛釁鍾而以羊易之夫以牛釁鍾禮也以羊易牛仁也不忍牛之觳觫而廢釁鍾是愛牛不愛禮非仁術也仁心而已惻隱牛之就死而易以羊是愛牛不廢禮非仁政也仁術而已聖朝祖宗軫不忍之仁廢釁鍾之禮好生之德曷其至哉

銘鍾

昔晉克洛之後秦有圖敗晉功魏顆以身却退秦于輔

氏親止杜回具勲銘之景鐘嘗觀顓帝居位文德者錫以鐘聲武德者錫以干戈又傳曰聖王承天功成者賞功敗者罰故樂用鐘由是知古之人其樂用鐘非特賞功於一時抑又銘功於不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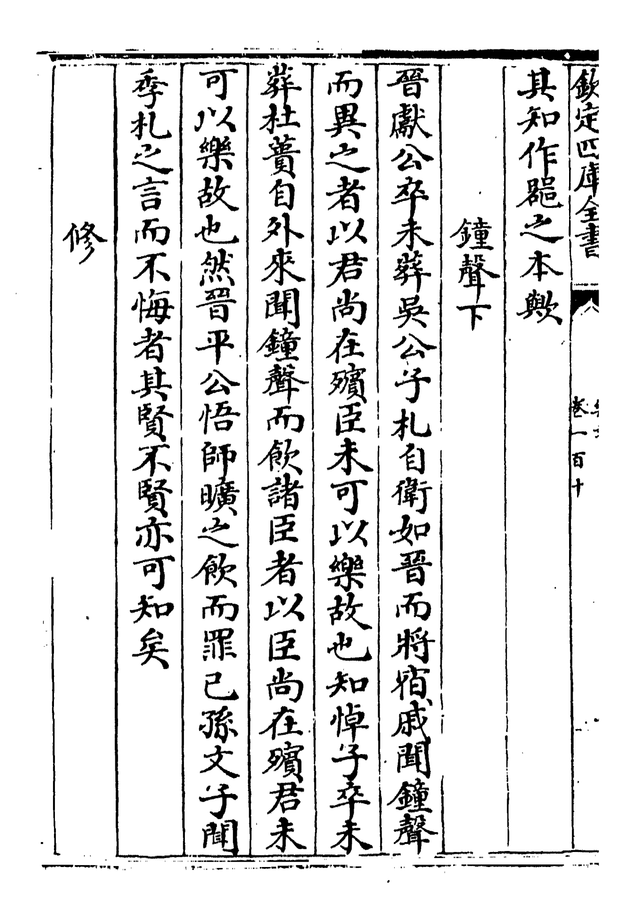
鐘聲上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人乎今夫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亮遠之則磬音彰物固有

近不若遠者遠不若近者不可不知也宋左師每食擊鐘鄭伯夜飲酒擊鐘蓋古之人一飲食之際必擊鐘者所以和志氣而去爭心也其備禍豈不豫哉

鐘聲中

周景王鐘成而伶人告和州鳩必以爲不知其和晉平公鐘成而工人告調師曠必以爲不調者蓋上之作器而民樂之則調和矣徒作器而民莫之樂也雖欲調和其可得乎傳曰樂在人和不在聲然則州鳩師曠之言





其知作龜之本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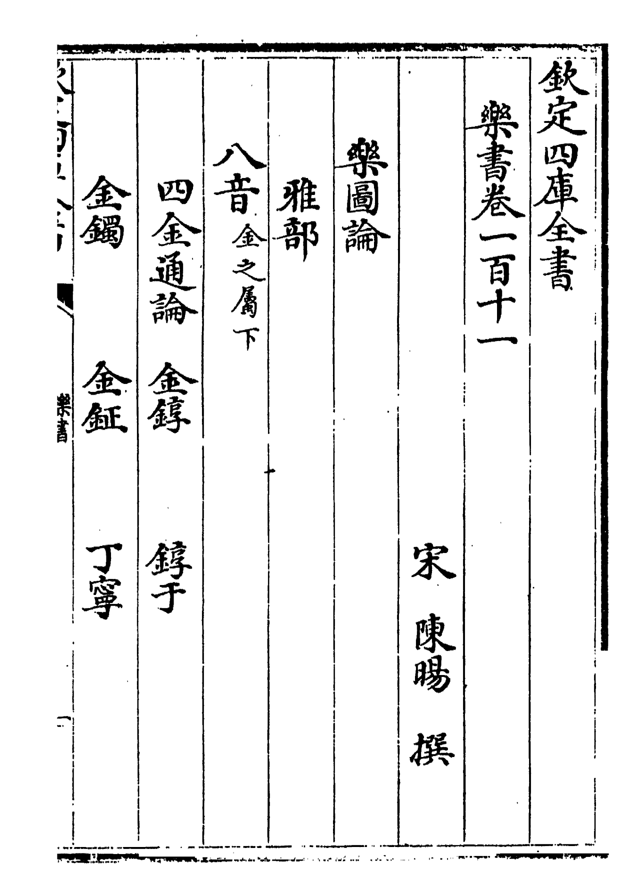
鐘聲下

晉獻公卒未葬吳公子札自衛如晉而將宿戚聞鐘聲而異之者以君尚在殯臣未可以樂故也知悼子卒未葬杜蕢自外來聞鐘聲而飲諸臣者以臣尚在殯君未可以樂故也然晉平公悟師曠之飲而罷已孫文子聞季札之言而不悔者其賢不賢亦可知矣

修

爾雅曰徒鼓鐘謂之修謂之鼓鐘與詩之鼓鐘欽欽同意

樂書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十一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金之屬下

四金通論 金錞 錞于

金鐲 金鉦 丁寧

大金鐃　小金鐃　小鉦

金鐸　木鐸

四金通論

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參而三之其數六因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隂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必掌以鼓人者鼓為樂之君故也蓋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未有能偏廢者也故錞之

聲淳鐲之聲濁鐃之聲高鐸之聲明淳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鼓倡而和之故也鐲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行而節之故也髙則陰勝於陽而可以止鼓退而止之故也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作而通之故也在易之艮位之終止也位之終止則窮故以漸進繼焉既濟治之終止也治之終止則亂故以未濟終焉亦六鼓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鐲鐃則鳴之而已鐸則或振或撫其用則先鐲而後鐃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序

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然大司馬不言鐔者以大司馬方習戰陳之事非倡和之時故也釋名金鼓校号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呂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孫子曰夫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一衆之法也由是觀之金鼓之用於軍旅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況用之以節聲樂者乎後世以角代金非古制也

# 金錞

周官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金錞和鼓自金聲之淳言之謂之錞自和鼓之倡言之謂之和其實一也蓋其形象鐘頂大腹揜口弇上以伏獸爲鼻內縣子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和後周平蜀獲其䤬太常卿斛斯證觀曰錞于也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國語曰戰以錞于儆其民也又黄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錞于振鐸則錞之和鼓以節聲樂和軍旅其來尚矣後世之制或爲

兩馬之形或爲鮫龍之狀引舞用馬非周制也 宋史云廣漢什闕人段祖以錞于獻始興于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形圓如筩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之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闕跪注錞于以闕振芒則其聲清音如雷良久乃絕樂書曰九金爲樂之器有六皆鍾類也錞于圓如雅頭上大下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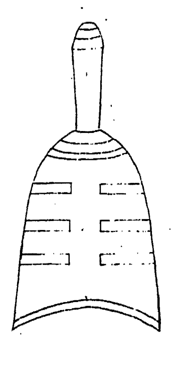
金鐲　金鉦　丁寧

周官鼔人以金鐲節鼔司馬職公司馬執鐲軍行鳴鐲詩曰鉦人伐鼔國語曰鼔丁寧春秋傳曰射汏輈而著於丁寧説文曰鐲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鄭康成曰鐲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鼔節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儆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一也後世合宫縣用之而有流蘇之飾非周制也先儒謂非雅樂之器是不稽四金以節聲樂之過也近代有大銅疊縣而擊之亦此類

大金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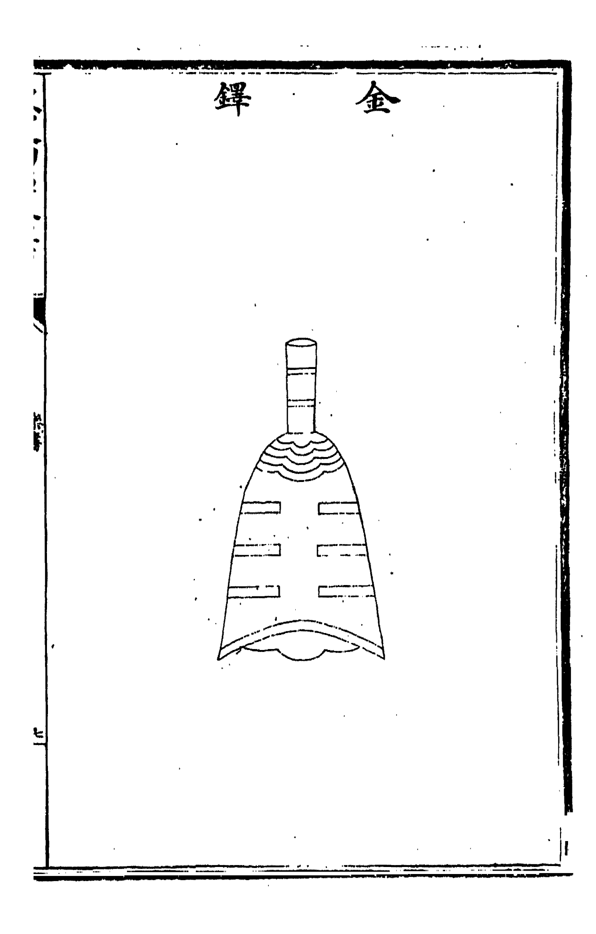
小金鐃

小鉦



象鐘形旁有二十四銑
飾以流蘇柄中上下通

周官鼓人以金鐃止鼓大司馬卒長執鐃以其聲譊譊然故以鐃名之說文曰鐃小鉦也柄中上下通漢鼓吹曲有鐃歌所以退武舞也豈亦周之遺制歟蓋其小者似鈴有柄無舌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象鐘形薄旁有二十四銑宮縣用之飾以流蘇蓋應律音而和樂也



金鐸

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兩司馬執鐸三鼓摝鐸振鐸記曰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司馬法曰鐸聲不過琅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則鐸大鈴也舞者振之警衆以爲節是金鐸以金爲舌所以振武事也舞武事者執之晉荀氏得趙人牛鐸以諧樂亦得古人之遺也 掩上振之爲摝摝者止行息氣也

# 木鐸

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記曰振木鐸于朝天子之政也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皆徇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宮正司烜以之修火禁於國中鄉師凡四時之召以之徇于市朝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之徇于朝是木鐸以木為舌所似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振文事一也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為政在元聖新王則言而為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豈非言而教之之

事歟

樂書卷一百十一

樂書卷一百十二

宋 陳暘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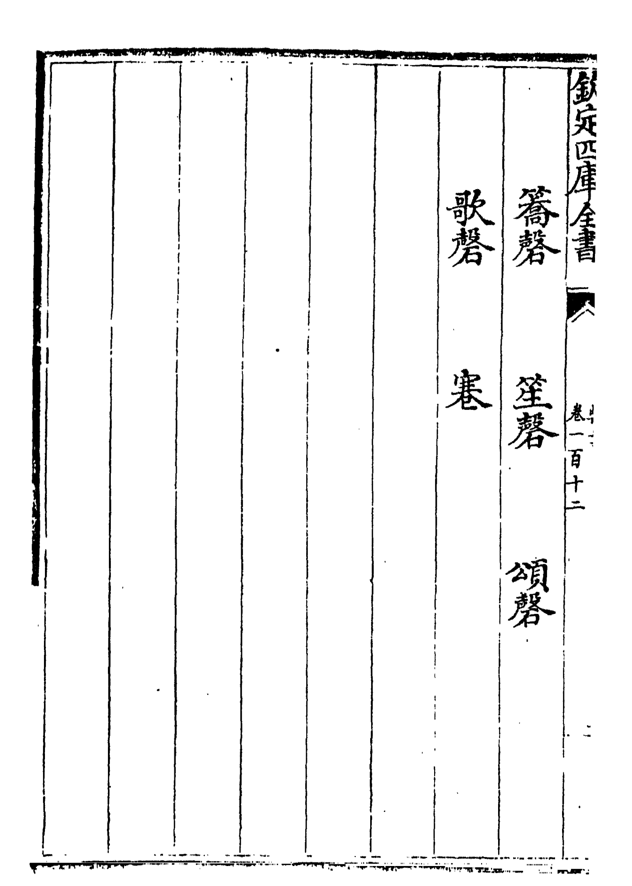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石之屬上

磬制 石磬 玉磬

天球 編磬 離磬



籥磬　笙磬　頌磬

歌磬　塞

# 磬

股為二 其長四寸五分

鼓為三 其長六寸七分五釐

注云短為股 其博為一 其長四寸五分

注云長為鼓 其博為二 其長六寸七分五釐

倨句

其下五寸

其三寸五分

一為之厚 其厚五分

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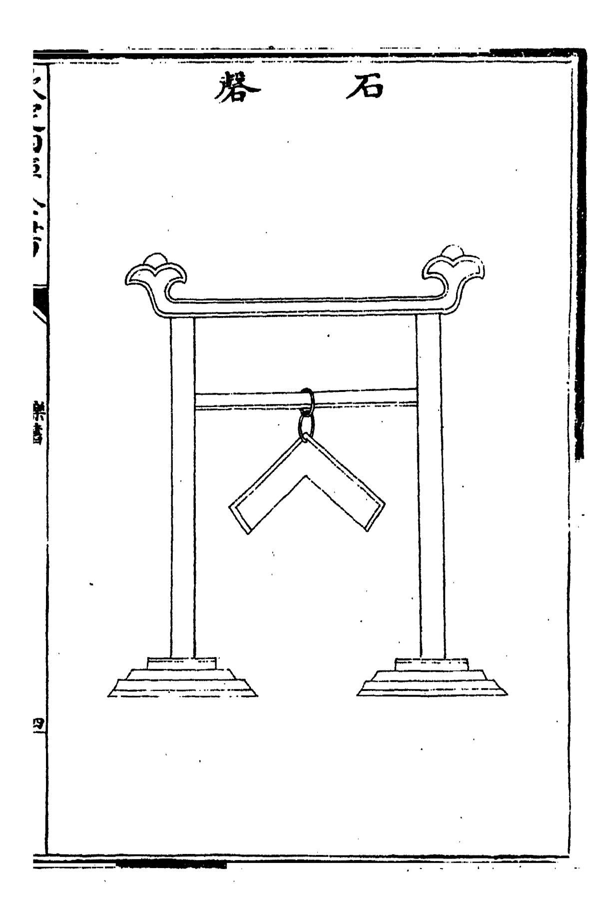
注云以一矩有半觸其弦 其弦長六寸七分五釐

其博為一 半編磬令黃鍾其長二寸二分五釐

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 其長一寸五分

考工記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磬師掌教擊磬蓋石樂之䂊也聲樂之象也古之爲磬尚象以制䂊豈貴夫石哉尚聲以盡意而已鐘圖中規磬方中矩則倨句一矩有半觸其弦也其博爲一股博一律也股爲二後長二律也鼓爲三前長三律也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而狹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

小者康成云股外面鼓内面則擊者爲前而在内不擊者爲後而在外内者在下外者在上其大小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黄鍾之磬股鼓皆厚二寸則餘磬可推矣史傳論造磬者多矣或謂黄帝使伶倫爲之或謂堯使毋勾氏爲之或謂叔爲之以明堂位考之叔之離磬則特縣之磬然則非特縣之磬未必非勾氏伶倫所造也曲禮言立則磬折垂佩考工記言磬折以叁五則磬取屈折之義也先儒謂磬之爲言勁也豈因屈折然邪



石磬

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烏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則磬石所自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濵所貢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且潤也然其制造之法倨勾一矩有半外之爲股内之爲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耑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且厚而已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由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爲

君八音以磬爲主故磬之爲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踈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踈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則磬之所尚

豈在夫石哉存乎聲而已然擊石拊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故昔王阜爲重泉令擊磬而鸞舞則夔之擊磬而獸舞豈無是理哉唐天寶中廢泗濵磬而以華原石代之卒致禄山之禍元白賦詩以譏之誠有意於去鄭存雅矣自時而後有取華陽響石爲七縣爲豈亦得泗濵浮磬之遺乎徐景安謂浮磬擊有五音以七音言之非也秦刻嶧山以頌德曰刻此樂石蓋嶧山近泗水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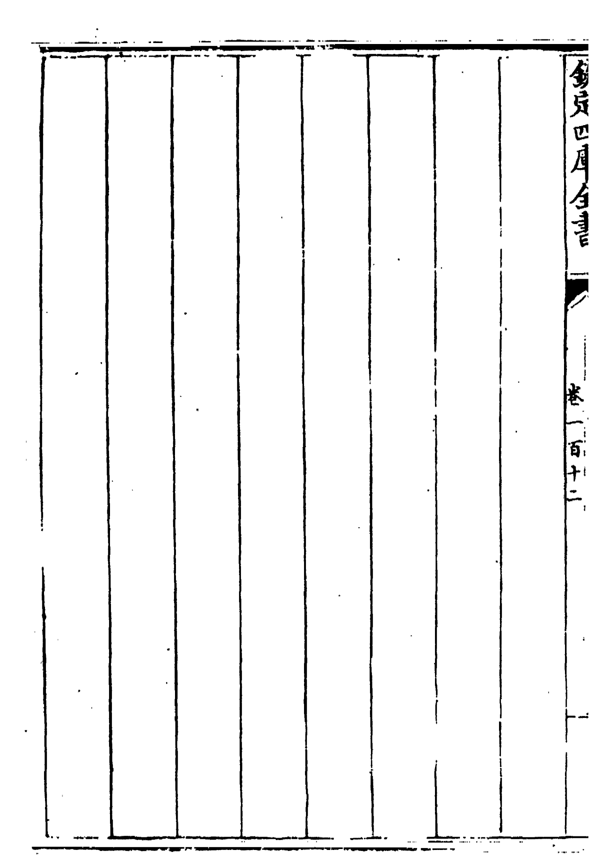
# 玉磬

帝之秉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出於八卦之乾則磬乾之音也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禮記郊特牲言諸侯宫架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拊搏玉磬則玉之於石類也玉聲則出乎其類矣書言天球在東序詩言受小球大球蓋物之美者莫如玉而球又玉之美出於自然者也先王樂天以保天下因天球以爲磬以其爲堂上首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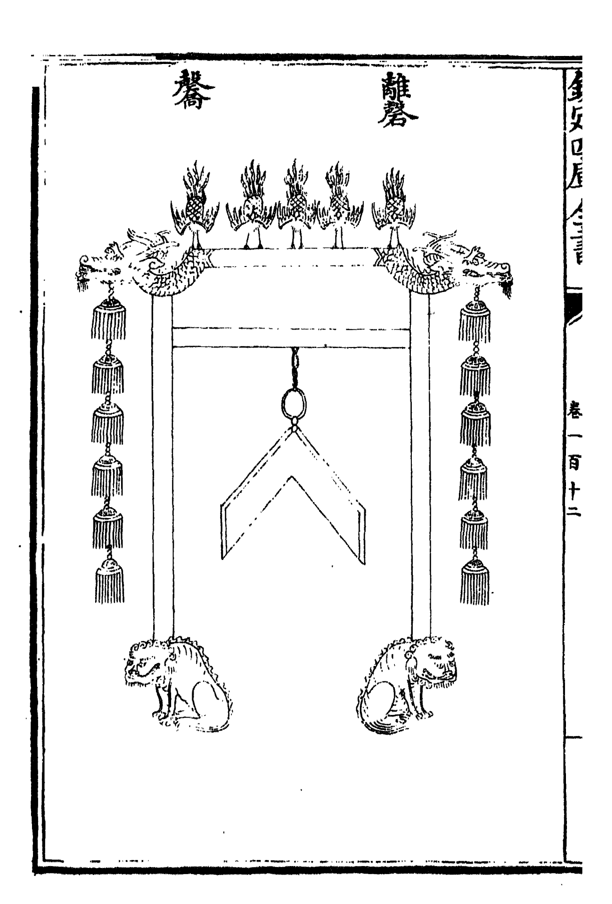
鞉其聲清徹有隆而無殺衆聲所求而依之者也商頌曰依我磬聲本諸此歟吕氏春秋言堯命夔鳴球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傳言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言玉之清越以長樂也由是觀之鳴球之樂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異於羽屬鱗屬之鳴也梓人爲筍簴取羽屬清揚而遠聞者以爲磬簴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取鱗屬以爲筍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然則謂之鳴球非若瀛州青石之磬不擊而自鳴也其鳴也因夔而已

漢武帝建招仙靈閣於甘泉西上有浮金輕玉之磬非古制也其武帝之後心乎晉賀循奏登歌之簴采玉以造磬隋蘇夔妙達音律造玉磬獻於齊唐制宗廟殿庭用玉磬則玉磬堂上之樂登歌用焉書言拊搏琴瑟以詠而以鳴球爲先義可見矣通禮義纂曰晉賀闕修奏登歌之簴采玉造小磬宗廟殿用玉郊丘用石本去堂上樂以歌故名歌鍾磬唐制設歌磬於壇上之西歌鍾於東近南北向至匏竹立於壇下國語曰蘧篨蒙璆漢樂章曰軒朱璆磬蓋璆與球同而字異其實一也洽聞記曰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獲玉磬十四垂之於庭有二

神人擊之其聲絶妙國史纂異曰潤州得十二玉磬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開元傳信記曰太真妃最善擊磬拊搏之音明皇令採藍田緑玉爲磬尚方造簨簴流蘇之屬皆金鈿珠翠珍恠之物雜飾之又鑄二金獅子以爲趺其他綵繪縟麗製作精妙一時無比也繇是觀之玉磬十二古之制也益之爲十四後世倍之音之失也至於飾以金珠珍恠趺以金獅騰攫其唐明皇之侈心乎不爲有道之主所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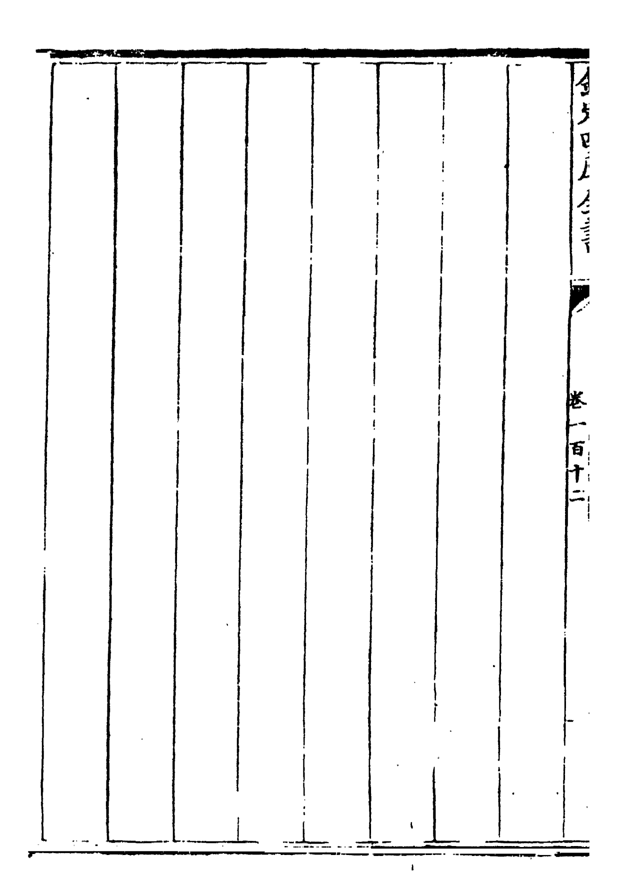
編磬


離磬
毊

磬之爲聲昔人謂之樂石立秋之音夷則之氣也蓋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簴之特磬非十二聲之編磬也古之爲鐘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其爲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而已爾雅大磬謂之馨徒鼓磬謂之蹇周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言編鐘於磬師則知有編磬矣爾雅言大以見小磬師言鐘以見磬大則特縣小則編縣儀禮毀倚于頌磬西紘則所謂紘者其編磬之繩歟小

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康成釋之謂編縣之十六枚同在一簴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禮圖取其倍八音之數而因之是不知鐘磬特八音之二者爾謂之取其數可乎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爾謂之十六可乎嘗讀漢書成帝時於犍水濵得石磬十六未必非成帝之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為之非古制也康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歟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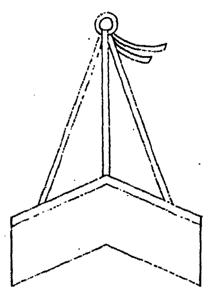
簴通十二律正倍之聲亦庶乎古也郭璞曰磬音
聖朝
元豐中施用李照編鐘阮逸編磬仍下王朴樂二律以
寫中和之聲可謂近古矣然補注四聲以足十六律非
先王之制也



# 笙磬

頌磬

歌磬



大射之儀樂之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笙磬位乎阼階之東而面西以笙出於東方震音象萬物之生也頌磬位乎西階之西而面東以頌出於歌聲而聲出於面言之方也鄉飲酒之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之禮笙入立于縣中西面蓋笙磬在東而面西頌磬在西而面東笙入立于縣中之南而面北故頌磬歌于西是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

吹于東是以東方爲下所以賤匏竹也大射䇿倚于頌磬西紘頌磬在西而有紘是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周官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太師之縣則頌磬編磬也笙磬特磬也縣則又兼編與特言之然言笙磬繼之以鐘鎛應笙之鐘鎛也笙師共笙鐘之樂是已言頌磬繼之以鐘鎛應歌之鐘鎛也左傳歌鐘二肆是已詩言笙磬同音書言笙鏞以間大鐘謂之鏞則笙鏞特縣之鐘也以笙鏞爲特縣之

鐘則笙磬爲特縣之磬明矣蓋笙震音磬乾音其音皆陽鏞兌音其音則陰是笙磬異䇿而同音笙鏞異音而同和也然則特磬特鐘編鐘編磬皆各堵而同肆鎛則隨之而已大夫判縣天子倍之而爲宮士去天子之三而爲特諸侯倍士之二而爲軒名位不同樂亦異數故也唐之歌磬編縣十六同一簨簴合二八之聲郊祀設於壇上宗廟設於堂上皆次歌鐘之西節登歌之句非不合周之頌磬也然不知編縣十六同一簨簴鄭康成

之說非先王之制也

䖶

徒鼓鐘謂之修徒擊磬謂之䖶唐禮書先蠶降神宮縣之樂不用鎛鐘以十二大磬代之與房中之樂同設非先王之制也



樂書卷一百十二

# 樂書卷一百十三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石之屬

堂上下樂上　堂上下樂下　房中樂

宮縣　軒縣　判縣

特縣　樂縣上　樂縣中

樂縣下

堂上

歌歌歌歌瑟琴　黄鍾鐘　黄鍾磬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拊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戛　擊

堂下

應應　黄黄　大大

編鍾鍾編編鍾鍾編呂呂編

鍾磬鍾磬鍾磬磬鍾磬鍾磬

| | | | | | | | | | |
|---|---|---|---|---|---|---|---|---|---|
| 壎 | 壎 | 壎 | 壎 | 壎 | 壎 | 壎 | 壎 | 壎 | 壎 |
| 缶 | 缶 | 缶 | 缶 | 缶 | 缶 | 缶 | 缶 | 缶 | 缶 |
| 篪 | 篪 | 篪 | 篪 | 篪 | 篪 | 篪 | 篪 | 篪 | 篪 |
| 篴 | 篴 | 篴 | 篴 | 篴 | 篴 | 篴 | 篴 | 篴 | 篴 |
| 簫 | 簫 | 簫 | 簫 | 簫 | 簫 | 簫 | 簫 | 簫 | 簫 |
| 竽 | 竽 | 竽 | 竽 | 竽 | 竽 | 竽 | 竽 | 竽 | 竽 |
| 笙 | 笙 | 笙 | 笙 | 笙 | 笙 | 笙 | 笙 | 笙 | 笙 |
| 籥 | 籥 | 籥 | 籥 | 籥 | 籥 | 籥 | 籥 | 籥 | 籥 |
| 管 | 管 | 管 | 管 | 管 | 管 | 管 | 管 | 管 | 管 |

柷　敔

姑洗編鍾　姑洗編磬

夾鍾編鍾　夾鍾編磬

太簇編鍾　太簇編磬

## 堂上下樂上

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為樂戛擊鳴球摶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廟朝之治故繼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遜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鳥獸蹌蹌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

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宫由此觀之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宫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歌詠於堂上事成而下管吹於堂下豈非無所因爲上有所待爲下邪極而論之堂上之樂以詠爲主則聲依永也堂下之樂以間爲主則律和聲也兩者並用然後上下合奏而不失中和之紀矣然則樂之張陳戛擊必於

堂上柷敔必於堂下何邪曰柷敔䍐也戛擊所以作䍐也䍐則卑而在下作䍐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六始爲律六閒爲呂言以閒而不言律與周官言典同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拊爲堂上之樂則一鐘一磬尚拊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縣興故一鐘黃鐘之特鐘也一磬黃鐘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黃鐘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鐘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

之句也豈非以歌中聲之詩必假中聲之鐘磬以發其音邪聖朝堂上之樂不設一鐘一磬而尚拊㔶恐未合先王之制神瞽考中聲之意也

堂上下樂下

古之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而堂上之樂作矣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而堂下之樂作矣琴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

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其於著萬物之理也何有若夫荀卿謂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從以磬管周頌謂鐘鼓喤喤磬管將將是又合堂上下之樂而雜論之非分而序之故也荀卿以堂上鞉柷控揭爲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似之誤矣

## 房中樂

燕禮若與四方之賔燕有房中之樂周禮鐘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漢書曰漢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

作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武房中而已由是推之房中之樂自周至於秦漢葢未嘗廢其所異者特秦更爲壽人漢更爲安世魏更爲正世至晉復爲房中也漢惠帝使夏侯寬合之管絃晉武帝别置女樂三十人於黄帳外奏隋高祖甞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暉遠對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之樂也高祖大悦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鐘磬也毛萇侯芭孫毓皆云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

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也陳統曰婦人尚柔以静爲體不宜用鐘至隋牛洪修樂採蕭統之說而然之取文帝地厚天高之曲命嬪御登歌上壽而已是不深考關雎磬師之過也賈公彦亦謂房中之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亦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爲之辭也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鐘鎛以十二大磬代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爲樂也

# 宮架

南

編鐘　中呂鐘　中呂磬　編磬　編鐘　蕤賓鐘　蕤賓磬　編磬　編鐘　林鐘鐘　林鐘磬　編磬

東

太簇鐘　太簇磬　編鐘　編磬　夾鐘鐘　夾鐘磬　編鐘　編磬　姑洗鐘　姑洗磬　編鐘　編磬

西

夷則鐘　夷則磬　編鐘　編磬　南呂鐘　南呂磬　編鐘　編磬　無射鐘　無射磬　編鐘　編磬

北

編鐘　應鐘鐘　應鐘磬　編磬　編鐘　黃鐘鐘　黃鐘磬　編磬　編鐘　大呂鐘　大呂磬　編磬

建鼓　鞞鼓　應鼓

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

柷　敔　管

編鐘　夷則鐘　夷則磬　編磬　編鐘　南呂鐘　南呂磬　編磬　編鐘　無射鐘　無射磬　編磬

坤　未　丁　午　丙　巳　巽

申　庚　酉　辛　戌

南

西　　　　東

敔　管　柷

北

辰　乙　卯　甲　寅

乾　亥　壬　子　癸　丑　艮

姑洗磬　姑洗鐘　編磬　編鐘　夾鐘磬　夾鐘鐘　編磬　編鐘　太簇磬　太簇鐘　編鐘

編鐘　應鐘鐘　應鐘磬　編磬　編鐘　黃鐘鐘　黃鐘磬　編磬　編鐘　大呂鐘　大呂磬　編磬

朔鼓　建鼓　應鼓

朔鼓　建鼓　應鼓

朔鼓　建鼓　應鼓

判架

夷則鐘 夷則磬
南呂鐘 南呂磬
無射鐘 無射磬
建鼓 朔鼙 應鼓
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
南
西
北
東
姑洗鐘 姑洗磬
夾鐘鐘 夾鐘磬
大簇鐘 大簇磬
建鼓 朔鼙 應鼓

特　架

堂上

阼階　賓階

特架一肆

# 樂縣上

樂縣之制自夏商而上未有聞焉自夏商而下其略始見於尚書大傳其詳備於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古者天子將出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黃鍾在陽陽主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御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右五鍾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者皆和故狗吠彘

鳴及倮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
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然則十二鍾在
縣之制權輿於此歟以周禮春官推之大司樂凡樂事
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之職正樂縣之位王宫
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
爲堵全爲肆蓋縣鍾十二爲一堵如墻堵然二堵爲一
肆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是也宫縣四面
象宫室王以四方爲家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故

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廂金石豈王宮縣歟春秋譏衛仲叔于奚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鐘簴之樂豈諸侯軒縣歟禮大夫無故不徹縣楚子亨郤至爲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庭羅鐘鼓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霤笙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通禮義纂曰軒縣三面歌鐘

三肆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其說是也然則鄉射有鄉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鄉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庶賓賢能非爲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儀禮考之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南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

在建鼓之間䇭倚于頌磬西絃由是觀之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鎛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鎛特縣有磬而無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康成曰鐘磬十六在一簴爲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爲一肆而後世四清之聲與焉是亦傅會漢得石磬十六還就而爲之制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不亦詭哉

樂縣中

大射之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頌磬西紘蓋堂上之階自階而左為阼自阼階而右為西笙磬在阼階之東而面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由笙磬而南鐘鑮所以應笙者也由頌磬而

南鐘鎛所以應歌者也階雖分乎東西其鐘鎛南陳一也自阼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西而面南鞞在其東而亦面南焉自西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階之南而面東朔鼙在其北而亦面東焉一建鼓在其階之東面南簜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之西紘蓋諸侯之樂備三面以爲軒縣大射之儀東西有鐘磬之縣推之則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各十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鎛亦各十二縣西階而南編鐘編鎛亦各十二

縣天數也魏志曰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說舊法始復軒縣磬于今用之受之於杜夔也

樂縣下

陰精之純莫如金陽精之純莫如玉天以陰陽立道乾以西北定位西陰位也於物爲金北陽位也於物爲玉孔子寓象於易揚雄寓象於太玄莫不有是說焉今夫莫尊於天莫親於地先王所以奉事而祭祀之以謂舉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者惟金與玉而已故金罍金爵以禮之圭邸璧琮以祀之則樂以金鐘玉磬固其宜也

昔禹王天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豈有金鐘玉磬不施於天地特施於廟朝哉聖朝著令天子親祠南郊及大饗登歌用金鐘玉磬可謂得古人致美之意矣比年以來太樂丞葉防倣唐朝一時苟簡之制欲移郊祀天地金鐘玉磬施之廟朝至於天地特用質素石磬而已是厚於自奉而薄於天地豈先王禮意哉葉防所據雖出於唐求之於經亦不過書有鳴球格祖考之文然不知書舉祖考以見天地而鳴球

不特施於廟朝也釐而正之實在聖時庶乎神宗皇帝奉事天地誠意被萬世垂而無窮矣通禮義纂曰天地尚質用石宗廟及殿庭尚文用玉磬必用之者聲清正陰陽之祭主於金石也



樂書卷一百十三